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四

四

四

清儒學案卷九十八

天津徐世昌

南江學案

南江之學貫通甲乙盧牟撰著都成一家之言雖叢殘掌錄亦必義密語詳多可啟發章實齋氏謂其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守約以經訓行世而不知其長乃在史以漢詁推尊而不知宗主乃在宋學足盡之矣述南江學案邵先生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乾隆辛卯進士歸班候選會四庫館開與周書昌戴東原等五人同徵入館編纂改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左中允洊升侍講學士先生左目眇清羸善讀書博聞強識四

部七錄靡不研究生浙東習聞蔽山南雷諸緒論故尤長於史
在四庫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得
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
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卷數書成
呈御覽館臣請倣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詔
從之並聖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由是薛史復傳人間又著爾
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承學之士多舍
邢昺從之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舊五代史考
異皇朝大臣諡述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鈔南
江札記江氏國朝漢學師承記言先生著孟子正義穀梁述義
二書札記卷一穀梁卷三孟子皆旁引眾義不下己意類焦里
堂長編當爲二書稟草餘則標舉異同閒錄平說札記本文也

其書斟量文字罅補傳注往往臚陳眾說存而不議蓋因時比
次未嘗編刪惟謂魯避周禮郊雩用辛天地降神圜丘方澤燔
柴泰壇是主覲禮援據經史辰原竟委與夫昊天五帝后土北
郊推本鄭義解散支與說禮之家莫能先也先生至性過人事
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素狷介毅然不屈於要人齟
齬不恤也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生前與章實齋氏以所蘊
蓄者相知歿後實齋哀之曰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
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識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
然豈不重可惜哉

參史傳

阮元撰傳

錢大昕

撰墓誌銘

章學誠撰別傳

爾雅正義序

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由
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

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辯言周室旣衰羣言淆亂折衷至聖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釋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並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

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數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辯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瓊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閒采尙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鎡鍤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釋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注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

及僅存數語或與郭注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
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
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注體崇
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
書注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尙存梗概取證雅訓辭意瞭然
其迹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
勉干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
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
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退稽約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
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
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閼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
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

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
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木蟲
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
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
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惟是受性顚愚識
限方域麤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盛治右文翊經惇學祕簡鴻
章彙昭壁府幸得以管闕錐指之學觀書石室聞見所資時有
增益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恆用自隨意有省會
仍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
目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凜凜乎以不克聞過爲懼勉出所
業就正當世俊哲洪秀偉彥之倫叩其兩端匡厥紛繆企而望
之

南江札記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閒則曰皇皇上帝梁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卽周官之昊天上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是郊之所至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岳曰周之祭上

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清容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卽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享士師之沃尸及上盟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圓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

爲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所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夫鄭氏之五天帝固不得爲天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卽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啟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大雩變禮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之書雩旱祭也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見旱之極也鄭氏謂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小序春夏祈穀之文鄭氏已疑之故箋日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夫是歟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以祈穀言也孔疏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也袁清容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案祈農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雩則非常祭也

圜丘 圜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

黃鍾爲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

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圜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

而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說牽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卽圜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爲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簇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圜丘祀天之說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作十

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
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南郊卽圜丘北郊卽方丘不知周
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
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

朱子

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
圜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
土社是也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卽社稷夫以北
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謂三
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
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
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
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

瓊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
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
社神按召誥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注社后
土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
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則郊卽后土后土卽社胡宏曰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
也故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宜
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
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
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旣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
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

郊天不聞其祀地也用牲幣于社閒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謂郊不足以盡地此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降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耳

燔柴泰壇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